

# 第一章 牧人与小羊

(15 至 27 岁；1954~1966 年；灵命萌芽期)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二十三 1)

## 一、牧人拣选小羊

牧人拣选我，非我拣选牧人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约十五 16)。一般人认为，是我们拣选耶稣基督做救主，决志相信祂。然而我的经历告诉我，当我还懵懵懂懂的时候，神就为我安排环境和遭遇，使我自自然然的归入主里。对我来说，相信救主耶稣基督，是一件相当合乎逻辑、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没有挣扎，也没有因循拖延，断然决志。

出生在迷信偶像假神的家庭里

我出生在台湾一个拜偶像的家庭里。祖父靠海谋生，祭拜「妈祖」和各种偶像。我曾在亲戚家亲眼看过乩童跳神治病，挥动大刀砍自己背部，血流如注，稍后擦上符水，立即完好如初。

父亲是长子兼长孙，自幼深得祖父母溺爱，七、八岁即喝酒上瘾，祖母还为他烹鱼作下酒菜。及至稍长，染上哮喘痼疾，明知喝酒伤身，却欲罢不能。

如火中抽出一根柴

我生在第二次大战期中，到了末期美军反攻，跃岛攻击日军，虽未登陆台湾，却天天以大批飞机，作地毯式的轰炸。记得有一次，空袭警报过后，从防空洞出来一看，前后左右大片邻居房屋均成废墟，独有我家屹立在废墟当中，仅窗户橱柜等家具破损累累。再有一次，出得防空洞一看，上面并排着两颗未爆炸弹，全家大小性命得以逃过一劫。这个经历，日后使我觉得好像「从火中抽出一根柴」(摩四 11)，全家后来蒙恩得救，早经神的预定和保守。尤其是我的二哥黄共明，在一次空袭警报中，匆忙躲进一座桥墩底下，等飞机飞过后，觉得不安全，赶快跑出来躲在田埂旁边，只见另外一个人跑到他原来躲的地方，那架飞机回头竟把整座桥炸毁，而那个人也血肉横飞了。

## 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

战后进小学。大约十岁四年级时，姊姊已上初中，有一天带我到海边游玩。她原本约好另一位同学，因临时有事不能去，所以只有我们姊弟两人。到了中午时分，我闹着要吃饭，姊姊就在近海溪流的岸边蹲下去洗手，不小心失足跌进溪水中，我在岸上两手拿着饭盒和装满活鱼虾的竹笼，眼睁睁的看着姊姊在水中浮沉，我们两个人都不会游泳，当时四下无人，我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想救姊姊，却忘了自己不会游泳，也忘了放下两手所拿的东西。只记得喝了许多水，却不记得两人怎么都回到岸上了，我手里的饭盒和竹笼都还拿着，只是饭浸过半咸海水，已经变成黄色，活鱼虾都跑光了。事后才听人说，我们掉下去不远处(约几公尺外)有一个涵洞，通到附近一个池塘，已经有十几个人被漩涡卷进涵洞而溺死，我们两人可能奇迹般地被漩涡卷上岸了。我们姊弟两人仿佛经历了「祂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诗十八 16)。

## 三位兄姊同时蒙恩得救

有一年，三位兄姊分别在台北、台中、彰化上学，平时住在学校宿舍哩，放寒暑假才回到家来。那年暑假，三人一回来，神情都很愉悦，彼此对谈，发现三人同时分别在不同地方接受福音得救，而且都在三地所谓的「教会聚会所」受浸，这样的巧合真是不可思议。三位兄姊一回到家，就向我的父母亲传福音。

当时，我父亲是小学校长，我母亲是小学老师，虽然两位都是知识分子，却无法摆脱他们各自的苦恼。父亲的哮喘越过越严重，又无法戒掉酒瘾和烟瘾，我记得他的哮喘一发作，呼天呛地，屡次立誓要戒酒，甚至打破酒瓶以示决心，但过不了几天又饮酒如故。母亲因父亲的情况，又屡劝不听，因此经常以泪洗脸，忧愁万分。所幸经过三位兄姊不屈不挠的传福音，他们都在两年后信主得救了。

## 父母亲的改变

我的父母亲一得救便有很大的改变。父亲得救当日就完全戒掉烟酒，从那天起一直到他过世，滴酒不沾，搭公共汽车，遇到邻座抽烟(当时还没有公交车上禁烟的条例)，竟觉得难闻而拿手帕掩鼻。幸而他那时还没有读到「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提前五 23)。否则，真不知会有甚么后果，反正等他读到那段经文时，早已完全没有酒瘾了。而我母亲一反忧愁的常态，每天喜乐唱诗、读经祷告，一直到她九十高龄才去世。

## 水到渠成，受感得救

我因父母亲的教师身份，内心自我勉励向善，做个好学生的榜样。记得上初中时，曾有一位

同学问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一句粗话？」我的级任导师也经常给我好评，说他每次阅读我的「生活周记」，有如吃了冰淇淋那样的舒服。

然而我深知自己里面怀有恶性，偷父亲的钱花用，又喜欢在蚊帐里偷看小说，以致患上深度近视眼；我也喜欢看电影，常常连看三场，从中午进电影院，出来时已是晚上。明知不对，却不能自己。我正为此苦恼的时候，因亲眼看见父母亲 and 三位兄姊的大改变，觉得相信主耶稣，也许不失为良策，可以改掉我的恶习。因此也开始参加聚会听福音，终于在十五岁那年(1954 年)，初中快毕业的时候，在台湾台中教会受浸蒙恩得救，坏习惯得以脱落，异常喜乐。

## 全家蒙恩得救

圣经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 31)。这话在我们全家得着证实。父母亲生了六男一女，三哥不足一岁就夭折，其余五男一女，都全部得救，我们的儿女和孙儿女，除了尚在稚龄的小孙之外，全都信主，并且信心坚固，爱神、爱教会。

至于我的么弟黄幸辉，不仅课业成绩优秀，高中毕业即保送台湾大学，不须经过大学入学考试。而他的爱主程度，也是当时青年信徒中的出名人物，深受教会中长辈的喜爱。高中时即与蒋宏隆、欧阳建明、蔡坤玉等位一同追求与事奉，都出身彰化中学，转读台湾大学，成为当时在台北教会中的青年才俊。

## 二、牧人吸引小羊

### 得救之后竭力追求

「愿祢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祢」(歌一 4)。我蒙恩以后，内有圣灵奇妙的作工，使我的兴趣全然改变；外有父母和三位兄姊信主之后的美好榜样，吸引我竭力追求主，热心传福音，以致我的同学和朋友称我为「小耶稣」。我在开头的高中时期，带领别人蒙恩得救的人数，超过此后一生总和，真可谓是我的「黄金年代」。

### 蒙恩后「喜好」焕然一新

得救以前，我喜欢读小说、看电影，从古典名著到现代佳作，从回合演义到言情武侠，爱不释手。但自从得救之后，兴趣突变，喜欢读经、祷告、聚会、传福音。记得那时候，除了在主日参加教会的聚会以外，周间晚上，还与我二哥并他的一位同事，三个人一起有小型的家庭聚会。每次聚完会，便热切地等待下一次的聚集。另外，除了向同学朋友们传福音之外，还经常与二哥及别人组队出外传福音，穿上「福音背心」，二哥打大鼓，我打小鼓，用硬纸板卷成话筒，沿街一边行进一边打鼓喊话，吸引了一些小孩子，想不到有些他们的父母亲也跟了来，就在各处角落里传起福音来，带领了不少人相信主。记得，我在高中入学考试的前夕，还乘火车到半个钟头车程外的小镇传

福音，回到家时已超过晚上十一点钟。

### 三位兄姊的好榜样

我的三位兄姊，得救之后也都非常热心，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一面上班、一面服事主。我大哥二十多岁，即已在「台湾火柴公司」当上了课长，但他因主的呼召，毅然不顾我父母亲的反对，辞去课长职位，奉献自己，在教会中全时间事奉主。我二哥则在「台湾铁路局」机务段任工程师，我姊姊则当起小学教师，各自在教会中也都有份事奉。后来我大哥被教会差遣，到日本开工传福音，吸引了不少大学生，不仅信主，并且他们大多在日后也成了日本众教会的中坚分子。当时，日本的众圣徒背后给我大哥取名「黄旋风」，意思是说他所到之处，吹起一阵龙卷风，激动不少年轻人投身事奉。

### 母亲的祷告竟使父亲的绝症得医治

我父亲在蒙恩之前，自幼即嗜酒如命，稍长另染上抽烟恶习，又加上得了严重的哮喘病，每当气喘发作时，我都要替他揉背，减轻痛苦。而他当时所服用的哮喘西药，据说对胰脏(胰腺)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结果，就在我大哥献身事奉主之后，有一次病发，紧急送彰化基督教医院，医生检查出是末期胰腺癌，束手无策，告诉我母亲准备后事。我母亲却跑到彰化教会会所，找当时的一位同工名叫郭文德，请他一起祷告。我母亲蒙恩不到几年，竟在祷告中跟主讨价还价，告诉主说：「若不医治他，就要把大儿子召回来扶养家庭，直等到小儿子长大独立。」那时，我最小的弟弟还是小学生(大哥与么弟相差二十岁)。想不到我母亲这样幼稚的祷告，竟蒙主垂听。我母亲祷告完回到医院，发现我父亲的病状奇迹般的消失无踪，医生仔细检查后，放他出院回家。等到二十年后，我么弟留学美国，从加州柏克莱大学研究院得到硕士毕业，我父亲旧病复发，两个月后就过世。这样看来，我母亲的祷告照她所求的，等小儿子长大独立，便自动解除约束。

### 跟随二哥负笈宜兰

父亲出院后，仅留两位小弟在父母亲的身边。我则跟二哥(黄共明)迁往宜兰，二哥仅大我八岁，那时，他在台湾铁路局台中机务段上班，被调往宜兰，就带着我赴任。我们两人的关系亦兄亦弟、亦父亦子，他赚钱养我、供我读书，又带领我在主里长大，是我追求属灵的好长辈兼同伴。

### 竭力追求「快跑跟随」主

我在高中期间，半工半读，曾经做过天主教神父的两个仆人的家教，赚取微薄的工资。学业方面，从不落于人后。我在求学期间，就住在宜兰教会会所的小阁楼上，大约有五平方米的空间，

夏天闷热，冬天寒冷，在会所后院直接用冷水冲澡，每次冲冷水时都要大声喊「主阿」，以驱寒意。所谓「寒窗苦读」，我真的尝过了一点滋味。至于教会生活，先后有刘湛庠、王方源、黄光生等三位全时间的同工，并有「宜兰测候所」黄镛身所长和黄敬宾、林乃青两位专员，又有不少的军官和士兵，以及年轻的学生们。我们年轻人接受正规的事奉培训，包括招待、领诗、传福音、站讲台(讲道)等，有模有样，为我的灵命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 大发热心传扬福音

记得每次传福音聚会，我总是奋力邀请福音朋友来听，有时遇到坏天气下大雨，我也不顾浑身淋湿，去到大街小巷，尽力拉人。会所大厅里唱着诗歌、传讲信息，我则跪在讲台的墙壁后面，拚命为前台的福音祷告，求主拯救灵魂。我那时的干劲，不能不归功于主「爱的吸引」。

## 三、牧人看顾小羊

### 翻山越岭，耐力不输原住民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台湾省政府的林务局。「但我是困苦穷乏的，主仍顾念我；祢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诗四十 17)。我走马上任，到「新竹林区管理处」就职，其后调往桃园大溪工作站，办公室就在总统蒋公的慈湖行馆旁边，后又调往苗栗虎山工作站，中间服了两年的兵役，前后共约七年的时光，无论在肉身、精神和心灵各方面，是我一生中最为艰苦的日子。但我知道，这段日子是主为要磨练我而特意安排的。经过了这段日子的熬炼，日后所有的苦难都变为小事一桩。

在林区工作期间，经常要负重爬山，特别是「每木调查」，在二、三千公尺高的山区，往往需要劈荆斩藤，又有毒蛇爬行其间，夜宿简便的工寮，餐风宿露，练就一身耐力，与原住民山胞竞爬，不遑多让。及至升任苗栗虎山工作站的主管，那里有日据时代便出名的「上之岛温泉」，我二十来岁就被当地居民尊称「主管伯伯」。

### 高山上反而离神更远

本来我以为在山上远离尘嚣，是亲近神的绝佳环境，可以独自尽情的读经、祷告，却想不到因为缺乏教会生活的保护，以及圣徒之间爱的激励，反而向着主的心渐渐冷淡。那段期间，我经历了「身在高山，心落低谷」，因此萌生辞意，这是我后来辞去政府公职，转到高雄应聘私人企业的原因。

### 两年服兵役期间吃尽苦头

在台湾任何身心正常的年轻人都负有服兵役的义务，但想不到我那两年的兵役，是主特意为我安排的。两个月的新兵训练，又苦又紧张，每天起床后十五分钟内，须把棉被迭得像豆腐干一般的方正，上大小号、洗脸、刷牙，穿着整齐，开始接受一整天的操练。好不容易过了两个月的新兵训练，竟因表现优异，被留任「教育班长」，又陪着新兵们过了一年零四个月的苦日子。

最后六个月，被调往当时最精锐的陆军「前瞻师」，前后接受战车协同作战演习、徒步长途行军演习、空运演习、船运演习、两栖作战演习，甚至跳伞和蛙人操，准备派往越南去支持美军。记得当时我所属的部队，参加号称「成功二号」演习，而不久前「成功一号」演习，因为十多辆水陆两用战车翻覆海底，有两百多具尸体排满左营的海滩。最终幸好去不成越南，而我也光荣退伍。记得有一段期间所驻的营房，满是跳蚤，白天辛苦操演，晚上一躺下去，跳蚤便成队攻击吸血，根本不能入眠，苦不堪言。我曾经找到空档，趁着四下无人，跑到野外对着天放声大哭，哭完擦干眼泪，重新得力。

### 应征高雄「大华合板工厂」

如前面所述，我在两年服兵役的前后数年间，是在林务局山上工作，环境确实不适合年轻的基督徒长留，遂定意回到平地过教会生活。那时(六零年代)正值台湾工业起飞，尤其在高雄设立了台湾第一个工业园区，「华南银行」的刘启光董事长私人投资创建了大华耐火砖厂和大华合板工厂，从日本引进最新的技术，而合板工厂与我所学的专业技术有关，因此报考后被录用，我一个人被分配到制造课、品管课和技术课三个部门。当时，公司与日本名古屋的汤浅合板会社签订制造技术合作，由日本派遣十余名技术人员驻厂指导，使我有机会学习最新的工业技术。

### 相亲屡遭挫折

到了二十五、六岁适婚年龄，父母急着为我寻找对象，前后托人介绍了七位主内的姊妹，除了其中有一位我不敢答应，其余的六位我都说「好」，但都不被对方看中。后来第八位，经传道人刘湛庠弟兄介绍，认识了一位吴姓年轻姊妹，长得十分好看，对方也乐意与我交往，几个月后便订了婚。有一天，未婚妻带着使命要回老家准备结婚事宜，我也送她到高雄火车站。不料，第二天刘湛庠弟兄便到高雄来见我，询问究竟发生了甚么事，因为女方要求解除婚约，却未说明原因。从此，未婚妻避不见面达几个月，最后被迫同意解除婚约，将对方的相片连同信函一并退还，内心深受打击。有一晚，我在租处阳台上失魂落魄，但见大街上人潮四处逃窜，原来发生「嘉义大地震」，我却不知害怕。过后才知道，她回家当晚，因为她祖母和母亲因为我们的婚期意见不合而闹得不愉快，干脆退婚。

### 又经介绍另一位姊妹

如此过了几个月后，心情逐渐好转，虽然当时仍旧不明原因，但能坦然接受被退婚的事实。经另一位传道人郭文德弟兄，介绍高雄本地教会内的一位刘姓姊妹，欣然点头表示同意。但事隔两个月，对方仍未置可否，我父母遂放弃希望，而将我的一张一时半身小相片，寄给我的大哥，托他在日本替我寻找对象。那时，我的大哥在日本富山传教稍具成效，吸引了一批大学生。我大哥转托一位年长的日本姐妹留意，若有合适的人，就将相片给她看看，但我大哥和那位年长的日本姐妹都觉得没有甚么希望。想不到有一位年轻的日本姊妹，在读富山大学时，便透过一位美国传教士，接受福音相信救主耶稣基督，后来更受我大哥的影响，转到当时在富山的地方教会，热心追求主。平时听说在台湾的各地教会很蒙主祝福，呈现一片兴旺的气象，便在心里祷告主，盼望能到台湾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主恩。有一天，她到那位年长的日本姐妹家里，表达向往着去台湾参观教会生活的愿望，那位年长的日本姐妹便将我的相片给她看，她二话不说，也不问我的情况如何，就说愿意嫁给我，因她认为这是主答应她的祷告，要借着婚事带领她在台湾过教会生活。

### 坚决克服多种考验

这位日本年轻姊妹马上就面临考验，首先是日本教会中年长兄姊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她不适合嫁到台湾，因为语言不通，并且有一位在主里很有追求的弟兄(他后来成为日本众教会的负责弟兄)，表示愿意娶她，但她不为所动。其次，她的父母亲大大反对，特别是她的母亲出身贵族，她的亲弟弟那时已经升任日本自卫队陆军司令。她急忙找她的一位贵族朋友商谈儿女婚事，那位贵族朋友的独生子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其后留学德国获得博士学位，经询问他的意愿，他表示非常乐意娶她，但这位日本年轻姊妹竟也不为所动。再者，姊妹的父亲不仅反对，并且非常沮丧，有一天想去跳水自杀，不料去到水边才发现整条大圳突然枯水，以致自杀不成。那时，这位年轻姊妹刚好读了倪柝声所著「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深受感动，对那本书的最后一章「福音的目的」，内中提到马利亚用香膏膏主，别人认为是浪费，但主却称赞她所作的是「一件美事」，因此这位日本姊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向主许愿说，既然此事明显是出于主的带领，她虽对我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她愿意奉献自己，即或是嫁错了人，她也愿意把一生「浪费」在我身上。

### 受到本地教会年长兄姊的审问

我们接获日本方面的消息之后，赶紧找介绍人郭文德弟兄，请他立即通知台湾本地教会的姊妹，表示已有日本姐妹愿意嫁给我。不料，郭弟兄说刚好五分钟前收到刘家的消息，那位刘姊妹也已决定要嫁给我。如此，前后仅有五分钟之隔，发现有两位姊妹愿意跟我结婚。于是，本地教会中约有三十多位年纪在四、五十岁的中年兄姊们为此事召开特别聚集，他们都围绕着我，将我放在中间，审问我详情，结果本地姊妹的父亲当场表示愿意成全我，他的女儿退出候选，让我往日本方面进行婚事。至于那两位姊妹，一位是订婚后退婚，一位是同意后取消，都在同一处教会聚会，我在婚后与妻子跟她们都有来往。尤其是第九位候选姊妹，我和妻子为她的婚事竭力代祷，结果找到一

位工程师林弟兄，是一对难得的佳偶。约五十年后我们回台湾参加他们的家庭查经聚会，我妻子开玩笑说「她有一位情敌」，请大家猜那位情敌是谁，谜底就是家庭聚会的女主人，由此可见我们两家人并未因结不成婚而心存芥蒂。

## 六个月自学日语

此后，我用六个月的时间，一面上班一面自学日语，买了日本小学教科书，每一课念诵五十遍，直到熟记课文。就这样，六个月之后，我无师自通，可以听懂并讲说日语。当时，我仍不能书写日文，便用中文写信，将中文信先寄给我二哥翻成日文，再寄回给我亲手誊写日文信，然后才寄给我的未婚妻。如此，六个月内往返各十二封信，内容多半是对读经和诗歌的感想，深觉主里彼此相通，属灵的看法相近，同受鼓舞，乐意一生同甘共苦。

## 见面第三天结婚

大约六个月后，就在 1966 年四月四日傍晚，未婚妻终于克服一切困难，跟我的大哥飞到台北松山机场，我父母亲和我都到机场接她。当时见到她的第一个印象，只见一个皮肤很白，脸庞显出两颗大红苹果，非常可爱。我父母亲当场向她表示，尊重她的选择，如果见了面发觉不如她心中想望，可以中止婚事而回去日本，我们全家都不会为难她。但她回答说心意已决，因此我们是在四月六日早上十点钟在我的故乡彰化教会会所举行婚礼。这样，我们两人从见面到结婚仅经过大约 40 小时。

我的妻子婚前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学历、职业、家财、外貌等条件是否彼此相配，按世上的标准，简直像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我有自知之明，对主、对她非常感恩。所以婚后我跟她说：「天下父母心，就算是我，我也会反对自己的女儿嫁给这样的对象，所以我不会对他们怀怨，反而会更加努力上进，以赢取他们对我的信任和放心。」数年之后，我的岳父承认他的小女儿(即我妻子)是他三个孩子中最幸福的。我的岳母九十六岁临死前，更召集全家人宣告她要信主耶稣。

2026 年四月六日我们在南加州家中过结婚六十周年钻石婚，没有任何庆祝宴会或纪念仪式，但满怀感恩。回顾六十年来，两人同甘共苦，生了三个孩子一女二男，1967、1969、1972 年年初各差两岁，长女获博士，长男和次男则硕士，共生三男二女五个孙儿。